

〔宋〕胡寅撰 刘依平 校点

读史管见

②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

〔宋〕胡寅 撰
刘依平 校点

读史管见

二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岳麓书社



湖湘文库
甲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史管见/(宋)胡寅撰.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1.1

ISBN 978-7-80761-591-0

(湖湘文库)

I. 读… II. 胡… III. 史评—中国—古代 IV. K2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1333 号



湖湘文库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
读史管见(一、二)

据湖南图书馆藏本校点

著 者 [宋]胡 寅

校 点 刘依平

责任编辑 马美著 刘 文

特邀编辑 蔡志斌

整体设计 郭天民

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

网 址 <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>

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邮 编 410006

电 话 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 960×640 1/16

印 张 72.25

字 数 838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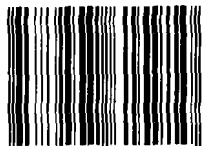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80761-591-0/G·968

定 价 15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长沙市青园路4号 电话:0731—85583670 邮编:410004

ISBN 978-7-80761-591-0



9 787807 615910 >

卷第十六

隋纪

炀帝

571

仁寿四年

汉王谅为并州总管。高祖崩，帝以高祖玺书征之。先，高祖与谅密约：“若玺书召汝，敕字傍别加一点。”及发书无验，谅知有变，遂反，从谅者十九州。王颢说谅：“宜长驱深入，直据京都。”谅不能用，唱言杨素反，将诛之。

举兵必有其名，立事不可行诈。陈胜、吴广诛秦无道，兵有名矣，而狐鸣鱼书，乃行诈焉。沈攸之、袁粲为宋讨贼，事不诈矣，而螟蛉是助，乃无名焉。隋文之崩，虽宫省事秘，而史已载云当时中外颇有异论，谅独不闻耶？借曰未审，而所被玺书，不如高祖私约，既可用此声问大行寝疾晏驾不明之故。以十九州附从之众，用王颢长驱深入之策，既近京师，则国丧情实，理必彰露，天不共戴，死生以之，岂不忠孝两得乎？而诡言素反，为是举兵，是诈也，诈而无名，是自为逆也，而可乎？论汉王谅举兵，诈而无名。

谅兵败请降，除名为民，竟以幽死。坐死徙者二十余万家。

臣而在远，不敢顷刻忘君，必有天威不违颜之心，然后为忠，而况子乎？虽尔身于外，安得顷刻忘父？必有食坐见于羹墙之念，然后为孝。隋文五子，自去其三，独汉王谅最蒙宠爱。上不豫凡五十日，自并至雍，非有甚远，人奉起居可也。既不能然，请问崩故，以兵从之可也。杨素出拒，是为逆党，声言其罪，吾士气自振，师直而壮矣。有如不胜，赴敌而死，可以见先帝于地下，人子之道，亦无负焉。既失上策，又忽至计，兵败穷蹙，乃至请降，死于仇贼之手，志节名义，一无所见，何足道哉！何足道哉！论汉王谅一无所见。

初，高祖与独孤后誓，无异生之子。尝曰：“前世嫡庶分争，或至亡国，朕五子同母，岂有此忧耶？”又惩周室诸王微弱，故使诸子分据大镇。及其晚节，父子兄弟迭相猜忌，五子皆不以寿终。

司马氏曰：“辛伯有言：‘内宠并后，外宠贰政，嬖子配嫡，大都耦国，乱之本也。’高祖徒知嫡庶之多争，孤弱之易摇，曾不知势钧位逼，虽同产至亲，不能无相倾夺。考诸辛伯之言，得其一而失其三乎？”

仲尼，圣父也，伯鱼，贤子也，以圣父教贤子，其言曰：“汝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二《南》，犹正墙面而立耳。”夫《周南》首《关雎》，《召南》首《鹊巢》，皆言后妃夫人佐助君子之道。有男女则有夫妇，自生人以来，谁独不然，何待明于二《南》而后无面墙之蔽乎？君子之学也，抑足于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而已乎？曰：此圣哲之格言，天地之常经，人道所由立者。以浅近而论，则失之矣。夫之职莫大乎刑家，妇之德莫盛乎不妒，《关雎》之诗，专言后妃不妒忌之美也，次之以《樛木》，申之以《螽斯》，重之以《桃夭》，而终之以《召南》之《小星》。

二《南》之诗，二十有五，其美后夫人之不妒忌者居五之一焉。其化之应，则又有《兔（苴）〔置〕^①》、《芣苢》、《麟之趾》、《標有梅》、《驺虞》之篇。其意以谓王后不妒忌于上，国君夫人不妒忌于下，不独王与诸侯子孙众多，天下化之，妇人皆乐有子矣，夫乐有子，则无间于彼我，是庶人匹妇亦有贤行也。人治如此，则阴阳得其道理，而天地之和应之，麟出于郊，庶类蕃殖，葭蓬茁茂，豕豕之属，亦不可胜用，而王道成矣。后世于五经，盖亦谓尝经圣人手，不得不读。其读之也，口讽吟而心不信，以为古今异便，陈迹难遵。故平城之围，非舞干所能下，乱秦之绪，非结绳所能理，后妃一人，修德于闺闼突奥之间，而使天下化之，人人无妒忌之行，至于鸟兽若，草木裕，岂不大有径庭乎？夫经所明者理也，史所纪者事也，以理揆之事，以事考诸理，则若影响之应形声，有不可诬者矣。隋文为独孤后所制，狡谋哀誓，捷而钳之，盖尝手刃宫嫔，帝不能正，于是无异生之子，而同母五男。观以常情，不虑事变，则庶孽窥觐之患，诚无自而生矣。独孤氏不胜媚嫉，既禁切其夫，又憾恨其子，勇也虽中人之才，而大恶不彰，特以宠近一姬，诞育稍众，谗言罔极，遂见废黜。而多欲淫慝之人，矫情饰貌，诱取信爱，倾夺宗嗣。堂堂大隋，全抚四海，夷狄宾服，宇内晏如。曾不十年，盗贼充斥，独夫授首，而祚祀圯矣。方隋之盛也，郡县民户上版图者，八百九十余万。自王薄、窦建德、高士达为倡，而山东尽为盗区，是后四方并兴，拥众十数万，而加多者垂五十党，以郡县反者尚不与焉。至唐武德六七年间，盖干戈云扰、狼吞虎噬者十三年，而后内盗悉平。后二年，太宗即位，贞观仁义之治兴，涵养休息，至高宗永徽三

^①宛陵本、修复本同，据《诗经》改。

年，天下乐业阜生，将一世矣，有司奏户口才及三百八十万。然则略会之隋氏极盛之民，经乱离之后，十存不能二三，皆起于独孤氏无《关雎》之德，废长立少。而其祸至此，然后知古诗垂训之义，至深至远，不可以为空言而弗信也。是故涂山兴夏，任姒造周，《易》基《乾》、《坤》，《诗》首二《南》，而尧欲以天下授舜，釐降二女，观其刑家，既嫔于虞，则舜之德能化人也审矣。是故恃强怙大，纵情性，暴威武，颦呻麟趾，则千人丧元，摠忿泄怒，则百城流血，视弃贤才，犹弃弁髦土梗，视杀骨肉，犹杀雀鼠鸡豚，其酷焰凶德，天下莫敢当也。而大欲所牵，一入妇人掌握，不啻如驯马在御，进退疾徐，惟六辔之听，向之雄强悍桀加于人者，了无所施，反以殒其身、害于家而凶于国。是故圣王之道，必先诚意正心以自治。其身正，然后能齐其家，其家理，然后能治其国。事若缓而效速，行若迂而势顺，及其治定功成，能使中国为一人，而天下为一家，兵寝刑措，如唐虞之时、成康之世者，岂欺我焉？司马氏独以“大都耦国”断隋之所以亡，曾不知内宠独孤，外宠杨素，次子夺嫡，乃隋之所以亡者。若秦王俊、蜀王秀未尝举事，先被废斥，汉王谅虽已起兵，寻即摧败，大都耦国，岂能为隋膏肓之疾欤？论隋亡繇于独孤氏无《关雎》之德。

大业元年

筑西苑，周二百里，其内为海，海北有龙鳞渠，缘渠作十六院，堂殿楼观，穷极华丽。宫树秋冬凋落，则剪彩为花叶，缀于枝条，色渝则易以新者，常如阳春。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，

(每)乘與游幸^①，则去(水)〔冰〕而布之^②。

圣人之养民也，于民之所不能用者，犹裁成相协之，使咸得其所，如罔罟、耒耜、舟楫、杵臼、弓矢、宫室、棺槨之类，至于治麻丝、为酒醴，和金石草木以成汤剂、救瘥札，皆是也，则未有靡大用归于无用者也。民之大用，莫大于衣食，是故天子亲耕供粢盛，率天下之农氓，王后亲蚕为祭服，率天下之妇功。二帝三王以来莫不然，其不可缓而重之如此。今乃取绮罗縠帛以被卉(水)〔木〕为美观^③，加之沈染工技之费而归于无用，其比之暴殄天物者厥罪均矣。临川有言：人主役使群动，费而不为侈。毁彩制花，是亦役使群动为大费也，得不谓之侈乎？一妇不织，天下或受之寒。隋家凡几宫，宫凡几树，苑中之沼凡几所？以新易弊，为之不穷，则一岁之中，用彩岂可计？而天下之寒者众矣。自隋历唐以至于今五百年，不闻造花以被卉木矣，而彩花之习犹在也，通四海九州而会之，则于宫树苑沼相去几何？又有(摩)〔糜〕金为服^④，饰裹偶像者。卒伍之妻，商贾之妾，倡优之人，释老之宫，莫不夸多斗靡，虽有大禁，而莫之行也。孔子曰：“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尔之教矣，民胥效矣。”必欲惟土物爱，不作无益，革薄从忠，变奢为俭者，当自宫禁始，而必行其禁，庶有瘳乎！论变奢为俭，当自宫禁始。

二年

帝颇惜名器，群臣当进者，多令兼假而已，虽有阙员，不补。

名器，君之所司，不可以假人，古之格言，人君之要守也。

①据宛陵本、修复本及《资治通鉴》删。

②宛陵本、修复本同，据《资治通鉴》改。

③④据宛陵本、修复本改。

炀帝能惜名器，当迁进者亦不轻授，而令兼假，宁阙其员，詎非贤乎？曰：此似之而非者，乌得贤？夫炀帝贪欲忌克人也，贪欲故吝，忌克故狭，以狭心行吝意，虽雁门危困仅脱，犹减削将士勋赏，况平时而肯以官爵与士大夫乎？然亦未必不有轻视士大夫之心，以谓莫足以当我之官爵者。当是时，兴唐才智之臣，皆如金玉隐于沙石之中，而独与宇文述、裴矩、裴蕴、宇文恺、虞世基数人簸弄天下，以取（亡败）〔败亡〕^①，则其靳惜名器，只足失士，以为他人之资耳。论炀帝靳惜名器，只足失士。

杨素虽有大功，特为帝所猜忌。素寝疾，帝恒恐其不死。素自知名位已极，不肯饵药，曰：“我岂须更活耶？”

杨素废东宫，黜蜀王秀，禽汉王谅，以扶炀帝，前后三被赏赐，通受帛一万一千（段）〔段〕^②，绮罗千匹，妓妾二十人，及金宝车马之属。方其未得此也，杨氏资产，已不可胜会，僮妓各数千人，然则三赐虽多，于继富也亦何有？而官为上宰，爵祚大国，亦无以复加。借曰吾不为是，姑为自安之计耶？而前则见疏于文，外优崇而实夺之权，后则见忌于炀，示殊礼而恐其不死，素也尊荣两朝，受疑两君，心不遑宁，病不敢疗，惴惴然首领是虞，自伐而死，然则向之所为，无乃徒费耶？不为是而死，岂不忠且荣耶？不为是未必有祸，岂不贤且安耶？是故君子莫大乎由义以听命。以义有不利而不肯由，以命有难知而不肯听，其为小人也无所不至矣。论杨素受疑两君。

①据宛陵本、修复本改。

②宛陵本、修复本同，据上下文义改。

置洛口、回洛仓，穿三千三百窖，窖容八千石。

食者人生之至急，饥馑者天时之大变也，故保民之道，莫先乎足食。舜以此戒十二牧，箕子以此告周武王，孔子以此答子贡、语子张，孟子以此遍告齐、滕、梁、魏之君，而《王制》以制国用，视丰耗，量入为出，必使有九年之蓄，其先务豫备如此。然则隋帝之积米，其多至于二千六百余万石，何凶旱水溢之足虞，其无贬矣乎？曰：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不紊其序，然后治效立。炀帝极奢于内，穷武于外，耕桑失业，民不聊生，所谓江河之水，不足以实漏瓮，然则虽仓窖充盈，适足为重敛多藏之罪耳。故武王伐纣，散财发粟，而鹿台、钜桥，不能与殷同固。隋氏洛口，正此类耳。论隋氏洛口，犹殷之鹿台、钜桥。

577

三年

牛弘问刘炫曰：“今令史百倍于周，何也？”炫曰：“古人委任责成，岁终考其殿最，案不重（较）〔校〕^①，文不繁悉，府史之任，掌要目而已。今之文簿，恒虑覆治，万里追证百年旧案，事繁政弊，取此之由。”弘曰：“魏、齐之时，令史从容而已，今则不遑宁处，何故？”炫曰：“往者州惟置纪纲，郡置守、丞，县置令而已。其余则官长自辟。今小大悉由吏部，官事不省，而望从容，其可得乎？”

刘炫之答牛弘者是矣，而未尽也，其不敢正言耶？夫令史数（名）〔多〕而不遑宁处者^②，良由隋文之治，皆吏道也。繁文有覆治之虑，旧案有追证之虞，官尽属铨曹，事悉循条例，则权必

①据宛陵本、修复本及《资治通鉴》改。

②据宛陵本、修复本改。

归于令史，而簿书日多。簿书既多，则令史势必加众，欲其简省从容，何可得也？然后知隋文勤劳旰食，以衡石程书者，大抵法令文案而已，此乃老胥猾吏用以困眩官长者。而以人主之重，自敝精神，其末流如牛弘所问，固宜也。古之圣王，不敢怠逸，自致其勤者，岂为是哉？朝以听政，昼以访问，夕以修令，夜敝百工，使无惰淫而后即安，则又有贤后妃鸡鸣敝戒，或中夜以思，坐以待旦而行之。若区区然以文案为训典，以法律为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则自宰相而下，择史胥为之足矣，又何必求贤才？故人主之勤一也，国或以兴，亦或以衰，盖知勤而不知所当勤。能知所当勤而勤之，其兴隆孰御焉？论隋文之治皆吏道。

帝征天下散乐，高颍谏，不听。退告人曰：“周天元好乐而亡，安可复尔？”为人所奏，帝以颍诽谤朝政，诛之。

隋氏诸大臣，无出高颍者矣，恨颍所以处废兴得丧有未善也。论知己而能相用，孰如文？论憾己而不足事，孰如炀？文帝尚且不能久要，中道而变，乃仕于贼子之朝，又与之论辨礼乐，是激发其宿憾，而速其见杀也。隋炀无道极矣，然方之高洋惨酷，则少贬焉。为颍者，当文帝废斥为民之后，不复再起，自放于幽闲寂寞之乡，耕田凿井，以供租赋，而待天年，其或可免乎？伊尹曰：“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，自周有终。相亦惟终，其后嗣王罔克有终，相亦罔终。”圣贤之监古处今，欲君臣之间全其终始如此，颍独不此之虑耶？论高颍不虑罔终。

五年

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，高祖末，为襄州总管。帝召之，道衡上《高祖文皇帝颂》，上不悦。会议新令，久不决，道衡曰：“高

颍不死，令决当久。”帝怒，曰：“汝忆颍耶？”付执法者推之。裴蕴奏：“道衡有无君之心，罪名虽似隐昧，情意深为悖逆。”帝曰：“公论其逆，妙体本心。”遂杀之。

薛道衡有才学之名，而无义理之识。方隋文废太子时，道衡以枢要近臣，不能谏争，亲宣诏旨，成君之恶矣。炀主召之，盖以报德也。道衡岂不知文帝崩殂之故？而称美先德于贼子之前，将以警之耶，抑以愧之耶？以二事核之，于义理皆无所合，其学不足称矣。裴蕴所谓“意为悖逆”者，腹诽之余论也。管、蔡将叛，周公不知，而张汤、裴蕴乃能隔皮肉骨血，见人顺逆之情，炀主又称其“妙体本心”。吁，亦异哉！推所憎恶与所忌疾，指其心曰：“尔将为逆！尔将为逆！”然则谁不可杀者？此与商纣剖比干以观七窍也，几希矣。或曰：尧、舜畏壬人，难任人；说者曰壬，任也，任犹妊也，妇人之妊，莫能知其为男为女也，小人怀其情实而不可知者似焉，是以尧、舜畏而难之，夫亦非妙体本心之谓乎？曰：此临川王氏之说也。先儒尚训，故自孔氏以壬与任皆为佞，承上文而言之曰“巧言令色”，甚佞云尔，此则有可指证以为罪者。若探其情实，曰甲盗也，刖之，乙淫也，宫之，是尧、舜与桀、纣同一制刑，而张汤、裴蕴所建，乃皋陶作士、穆王训夏之阙典矣。孔子曰：“不逆诈，不亿不信。”其于宰我曰：“吾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虽心如明镜，物无遁情，终不立探人情实而治之之法，于以知临川王氏之为邪说也。然则《春秋》推见至隐者非欤？曰：是为乱臣贼子有其事而避其迹，反以归诸人者，故发其蔽盖，而断其奸慝，岂以困无罪之人哉？论薛道衡无义理之识。

六年

帝欲大营汾阳宫，御史大夫张衡谏曰：“比年劳役烦多，百姓

疲弊，愿加抑损。”帝甚不平。衡又语人曰：“薛道衡真为枉死。”帝怒，除名为民。

张衡以州司马为晋王广画夺宗之策，不过欲求富贵于晋王为天子时耳。然五六年间，自右庶子才得为御史大夫，即被黜削，放还田里，曾不及州司马之为安也。富贵之愿，初不满眦，而恶逆之罪，上通于天，方以“百姓疲弊”为言，夫百姓疲弊，比之王室乱亡孰重？又以薛道衡之死为枉，夫道衡之枉，比之文帝暴崩孰酷？小人冒昧近利，履危蹈险，以徼幸于一时，弑其君父，既从之矣，又欲以忠言正说，取名于外，奸凶反覆，岂不可疾之甚哉？论张衡富贵之愿不满，而恶逆之罪通天。

七年

帝自江都幸涿郡，御龙舟，度河入永济渠，敕选部、门下、内史、御史四司于（前船）〔船前〕选补^①，受选者三千余人，徒步随船三千余里，不得处分，死者什一二。

甚哉，美才难得而凡马之众也！夫自江都至涿郡，随船徒行，自东南而极北，邈矣。而受选之士三千余人，甘于重趼逐逐而不去，以至死亡者，于以见此三千余人皆恣睢嵬琐之流耳。委以章绶，错诸百姓之上，处于庶务之间，决知其不免于瘵旷之负也。故善为天下者，如汉光武、唐太宗皆减省吏员，而贤才是择，惟恐其壅于上闻也。专顾己私者，不为官择人，入仕者数倍于员阙，以收其虚誉，而崭然见头角者，则消磨汰斥之，惟恐其与己轧也，于是服膺官使，新故更代，往往恣睢嵬琐之流，而天下之祸乱起矣。论三千余人皆恣睢嵬琐之流。

^①宛陵本、修复本同，据《资治通鉴》改。

八年

道士潘诞自言三百岁，为帝合炼金丹。帝为之作嵩阳观，常役数千人，所费巨万。六年丹不成，帝斩之。

隋炀在位十三年，未尝有一事偶合于善者，独斩潘诞为差胜。然役数千人者凡六年，其劳民费财，岂可赏算？则虽能诛之，亦未足以偿所失之怨也。凡方士罔不为大言以要人，或引其期，或广其役，或求所难得，或邀所不可从，盖不如是，不足以神其术而处其身。盖尝有炼丹者云，凡火皆病丹，惟得桑柘之所变，而非炭煤之属乃可，于是出帑缣择最美者，如薪然束之，旬月中焚三千匹，亦不闻其有成也。故夫求长生，鑿金丹，自秦以来，千五百年，未有一人住世而不死者，亦可鉴矣。论隋炀斩潘诞一事差胜。

帝大举伐高丽，左卫将军麦铁杖请为先锋，谓其子曰：“吾荷国恩，今为死日。”遂战死。

麦将军之死，势未至于必死之地也，而慷慨赴敌，易舍其死，何也？谓高丽不可破乎？谓隋炀不（可）〔足〕事乎^①？见天下将乱，不忍蹈之乎？抑亦如伏波马革裹尸之志乎？详味其人，盖出最后策耳。炀主弑父杀兄，涂炭百姓，而为之捐躯血、膏草野，勇则勇矣，不亦伤勇乎？然则既已在行，如之何而可？曰：勿请为先锋，随众进止，全军而反，他日勿复为将可也。论麦铁杖死伤勇。

诸将之东，帝戒之曰：“今者吊民伐罪，非为功名。诸将或不

^①据宛陵本、修复本改。

识朕意，欲轻兵掩袭，非大军行法。当（将）〔分〕军为三道^①，有所攻击，必三道相知，毋得独进。凡军事进止，皆须奏闻待报。”

炀帝素以狡猾诈伪为心术，今倾国征伐，亦不能勉布忠信，又饰词号令以济其奸，盖自即位之后，未尝临戎，至是始身督诸军，遂欲进止节度，皆自己出，徼幸克捷，则大告武成，而将帅不足言矣。其心实为功名，而大言以反之，此与所谓“朕与文士高选，亦当为天子”，同一意趣者也。前此下林邑，克契丹，大破吐谷浑，朝赤土，服伊吾，致高昌，降突厥，来处罗，无不如志。此贤主所未必得者，而炀帝能之，所谓天助不善，非佑之也，厚其毒而将降之罚耳。若使军师说客，于彼七国，有摧败齟齬，则辽东之行，未必至若是勇也。以（符）〔苻〕坚善于治国，兵威无敌，施之江南，遂至亡灭，又况炀帝乎？故天以武功张于前，以祸乱蹙于后，然后逆贼之狱成，而大罚加矣。网恢恢而不失，可不畏哉？论炀帝饰词济奸。

九年

礼部尚书杨玄感，见朝政日紊，而帝多猜忌，内不自安，遂谋作乱。帝再伐高丽，命玄感督运。玄感选运夫得五千人，刑牲誓众，且谕之曰：“主上无道，不以百姓为念，死辽东者以万计。今与君等救兆民之弊，何如？”众皆踊跃称万岁。乃勒兵部分。

炀之罪恶，不可解掩，方之桀、纣，浮之已甚矣，人得讨之，古今通谊也，而杨玄感则不可。玄感者，素之子也。素者，废太子，黜蜀王秀，讨汉王谅，终始炀主篡弑之（谋）〔事〕而左右之

^①据宛陵本、修复本及《资治通鉴》改。

者也^①。玄感以父之故，致位列卿，父子相承十年。帝所以失道昏淫、驯致祸乱者，未有一言规谏，恐为已不利，矫诈而起兵。方无事时，则叨窃贵富于朝廷，及势已倾危，则贾忠义于群众，人而如此，狗猪不食其余矣。昔卫殖废其君，其子喜复之，《春秋》犹书曰：“宁喜弑其君。”若玄感者，叛逆之贼，何足道哉？论杨玄感叛逆之贼。

玄感既平，推治党与。帝曰：“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，盖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即为盗，不尽诛无以惩后。”遂杀（二）〔三〕万余人^②，枉死者太半。

伏节死义，不从于乱，古之教以责为人臣子者，而不以责百姓也。“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”，是故圣王敬民（惠）〔畏〕民^③、爱民保民，而不闻必其从己而不得从人也。吾抚之尽其道，则彼之亲其上，犹子之于母，有不忍离者。不抚而虐之，则彼之恶其上，犹雠仇寇贼然，又安得而禁之？炀以一身与千百万人为怨敌，不自省己，而憾民从乱，卒也禽之、顿之、数之、缢之者，乃所亲信厚善宿卫之人也。一人三失，犹不免于隐微之怨，况隋炀之罪，尽南山竹不足以书乎？论隋炀不省己而憾民。

十年

有事于南郊，上不斋于次。诘朝备法驾，至即行礼。是日大风，上独献上帝，三公分献五帝。礼毕，御马疾驱而归。

董子有言：自非大无道之君，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，故时出灾异以警戒之，至于再，至于三，而犹不悛，然后改命有德。若

①③据宛陵本、修复本改。

②宛陵本、修复本同，据《资治通鉴》改。

隋炀则大无道矣，故自即位至缢死，十有四年之间，无复灾异之变。盖其夺宗为储，是日四海地震，天既以告文帝，而不知戒焉，则已矣。天意若曰：罪恶如炀，非所告也。然则七年夏四月，山东、河南大水，漂没三十余郡，冬十月，底柱崩，偃河逆流数十里，何也？按是春下诏讨高丽，四月大征天下兵，十二月山东群盗起，人事感动，则阴阳应之，山崩水溢，不以雨故，而四方之盗，始于东南，此感应之符尔。或曰：使炀主睹而知惧，罢兵不用，增修德政，可有瘳乎？曰：罪有轻重，恶有大小，小恶轻罪，悔而改往，圣人所许也。五刑之属三千，而无弑父之条，是不孝不足以尽之，而炀也犯焉，纵使息役罢兵，省德修政，是一杯水不足以救一车薪之火，亦无全而归之之理矣。或曰：楚穆王何以能免？曰：中国者，礼义所自出，人治之大者矣，而何夷狄比耶？故经史所载，中国之人而为商臣之事，则未有能免者，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也？隋炀穷罪极恶，而天不告，圭币郊见，而天不答，大风之作，正与慕容德同符，盖天动威以绝之也。故上天威怒，莫大于郊见而不答，既以景气晏温、日星明概为顾飨之瑞，则震风凌雨、不得成礼为剿绝之应必矣。论上天威怒莫大于郊见而不答。

十一年

初，高祖梦洪水没都城，意恶之，故迁都。及帝即位，忌大将军李浑门族强盛。有方士安伽陀言：“李氏当为天子。”劝帝尽诛海内李姓者。浑从子敏，小名洪儿，帝疑其应讖，收浑家，诬其反而诛之。

兴废有定数乎？曰：一行一止，犹非人所能为，而况于得天下、失天下乎？然则人事无与焉，任之可乎？曰：不可也。以身论之，生死有定数矣，节嗜欲，慎食饮，时其起居，而平其喜怒，